

夏 商
考 考
信 信
錄 錄



夏
考
信
錄

崔
述
著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夏考信錄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夏
考
信
錄

此 據 畿 輔 叢 書 本
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
僅 有 此 本

夏考信錄卷一

禹上

鯀陞洪水，汨陳其五行，帝乃震怒，不畀洪範九疇，舜倫攸斁，鯀則殛死，禹乃嗣興。書洪範

大戴記帝繫篇云：黃帝產昌意，昌意產高陽，是爲帝顓頊。顓頊產絳，絳產文命，是爲禹。史記夏本紀因之。余按：上古天子本不相繼，而帝顓頊至堯其世蓋遠。自史記及帝王世紀始皆謂其相繼。然云帝嚳在位七十五年，帝堯在位九年，則顓頊之崩下至堯之七十二載舜受終時，亦當百有五十七歲。而絳之用乃在堯世，絳之殛乃在堯七十二載以後，絳安得爲顓頊之子也哉？唯漢志謂顓頊五世而生絳，於事理較近。然傳記無所見，而舜禹不同姓。舜姚姓，禹姁姓。恐亦出於臆度，未敢據以爲實然也。由是言之，禹斷非顓頊之孫，而亦未必果顓頊之裔，與其誤信之而誣聖人之祖，何如姑闕之而不失君子之正乎？故今不錄，說並詳前黃帝堯舜篇中。

鯀殛而禹興。左傳襄公二十一年。

大戴記稱禹云：敏給克濟。史記作勤。其德不回。史記作違。其仁可親，其言可信，聲爲律，身爲度，稱以上士。史記作稱。

作稱。聖聖穆穆，爲綱爲紀。余按：此皆後人贊禹之詞，然文皆淺近膚闕，不足以稱禹之德。且自古聖賢之所同，亦不得獨以稱禹也。故不采。又考大戴記所稱五帝及禹之德，其文皆略與史記同。

然史記所無者，皆其所不必增。所有者，皆不如史記文義之明潔。疑古本大戴此篇已亡，而後人采史記之文以補之者，附識於此。俟好學深思者決之。說並詳前唐虞堯舜篇中。

禹稷躬稼

論語憲問篇

論語集注云：禹平水土，暨稷播種，身親稼穡之事。近世說者遂以后稷之教民稼穡爲躬稼。且云：禹未躬稼而言躬稼者，水土既平，稼穡乃可教也。余按：南宮适之意，以爲羿稟才力絕人，若可以無患，而反不得其死。禹稷身居畎畝，若不能自奮而反受天命，以見天之所眷者在德耳。故孔子曰：尙德哉若人。語意甚明，無可疑者。若以躬稼爲治水明農之事，則此乃濟世之大功，固宜有天下。不但本句文義齟齬，而與上句語意亦不倫。禹稷因躬稼故當有天下，豈羿稟因有材力即當不得其死乎？躬稼者，身也。身自耕稼，乃可謂之躬稼。教民爲之，非躬稼也。許行爲並耕之說，孟子闢之。引稷之教民稼穡，而以爲不暇耕，然則教稼不得謂之躬稼，明甚。況禹未嘗教稼者乎？蓋禹自鯀殛後，亦卽降同庶人，親歷畎畝，而詩稱稷匭，匭以藝荏菹，則亦生長於田間者。故南宮适云：然，不得以治水明農之事當之也。

天乃錫禹洪範九疇，彝倫攸敘。

書洪範

導蜎及岐，至于荆山，逾于河，壺口雷首，至于太岳，底柱析城，至于王屋，太行恆山，至于碣石，入于海。西傾朱圉，鳥鼠，至于太華，熊耳，外方桐柏，至于陪尾。

書禹貢

蔡傳云逾者。禹自荆山而過於河也。孔氏以爲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。非是。禹之治水。隨山刊木。其所表識諸山之名。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。廣博可以奠民居。故謹而書之。以見其施功之次第。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。若今之葬法所言也。余按導水諸章文云至于合黎。至于三危者。水至之也。云過三澨。過九江者。水過之也。乃至云迤云會云溢云入者。皆水也。非禹也。何獨導山諸章則至爲禹至之。過爲禹過之。逾爲禹逾之哉。文同說異。何以別焉。且禹八年於外。所至所過之地多矣。其來而復往。往而復來者。蓋不可以悉數。何以獨記此數章乎。禹之導山。固非若今術士爲葬法計。然豈容不問其脉絡首尾。況山之脉絡正與治水相表裏。欲使水之軌道。必先取地高下左右俯仰之形而詳辨之。然後能知某水當左。某水當右。某水於某處可出。某水與某水可合。而凡地之高下左右俯仰。皆視山之起伏分合屈折。山脉安可以不問也。故同一不龜手之藥也。宋人用之以泝游統。吳王用之以與越戰。此自用之者有大小耳。不可謂泝游統用之行師者遂必棄之也。不可謂葬法用之治水者遂必不資之也。今術士皆據五行以推人禍福。亦遂謂聖人不言五行乎。聖人但不以五行推人禍福耳。未嘗不修五行以利民用也。且術士何足以知山脉。術士之談山脉。正如其談五行。非沿訛踵謬則穿鑿附會耳。知山脉者。莫聖人若也。奈何反屬之術士哉。蔡傳又云。河北諸山皆自代北乘高而來。其脊以西之水。西流以入西河。以東之水東流以入于海。一支爲壺口太岳。一支南出爲析城王屋。西折爲雷首。一支爲太行。一支

爲恆山。其間各隔沁潞諸川。不相連屬。豈自岢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。余按此說。特因堪輿家言有所謂兩山間必有水。兩水間必有山者。故疑隔水則山遂不相連屬耳。不知此二語。特言其大概。非以爲盡然也。凡水固有循山而流者。亦有穿山而出者。太行自天井關東行北轉。歷邢相抵易定。環燕京而東南。以至于海。二千餘里。絕無斷處。而漳沁。漳沱。桑乾。即今永定皆自山西踰山而東。安見隔水遂不相連屬乎。余嘗自洛入秦。循河而西。見河南之山。皆如趨如赴。與河北諸山遙相連接。若河南地平。則河北亦平。然則冀南之山。顯然自雍豫來。僞傳之說是也。且太原東卽太行。山勢北向。不南行。其西山則在汾水。即藁傳所謂西流入河者西與河西山相連屬。其中坦然平地。竟無處可指爲脊者。河北諸山。何由自代北來。特堪輿家猜度而爲之說耳。吾故曰。術士不足以知山脈。知山脈者。聖人也。由是言之。經之逾于河當屬山。不當屬禹。明矣。

導嶓冢

至于荆山。內方至于大別。岷山之陽。至于衡山。過九江。至于敷淺原。同上導山凡兩章。其山分四重。由近而遠。由北而南。河渭以北爲第一重。岢岐至太岳爲西幹。底柱至碣石爲東幹。壺口二句與冀之壺口。太原四句相表裏。底柱四句與冀之覃懷恆衛四句相表裏。河渭以南爲第二重。西傾以下爲西幹。熊耳以下爲東幹。淮漢以南爲第三重。嶓冢爲西幹。內方爲東幹。江南爲第四重。惟岷山一幹耳。近者文詳。遠者文略。故岢岐以下所記凡十二山。西傾以下。嶓冢以下。四岷山以下。并敷淺原。乃三耳。猶導水之獨詳於河。九州之獨詳於冀也。

此以上并記禹導山之事。○世傳山海經爲禹與益所撰。余按書中所載其事。荒唐無稽。其文淺弱不振。蓋蒐輯諸子小說之言。以成書者。其尤顯然可見者。長沙、零陵、桂陽、諸暨等郡縣名。皆秦漢以後始有之。其爲漢人所撰明甚。甚矣學者之好奇而不察真僞也。故悉不采。

導弱水。至于合黎。餘波入于流沙。

導黑水。至于三危。入于南海。

導河積石。至于龍門。南至于華陰。東至于底柱。又東至于孟津。東過洛汭。至于大伾。北過洺水。至于大陸。又北播爲九河。同爲逆河。入于海。俱同上。

〔存參〕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。水湍悍。難以行平地。數爲敗。乃釀二渠以引其河。北載之高地。過洺水。至于大陸。播爲九河。同爲迎河。入于勃海。漢書地理志。

按禹釀二渠之文。不見於經。鄭漁仲謂自秦時河決。始有二流者。說近是。然所謂水湍悍難行平地。乃北載之高地者。則殊得其實。故列之於存參。顏師古云。洺水在信都。大陸在鉅鹿。蓋鉅鹿有廣阿澤。孫炎以爲大陸。故師古云然。然廣阿澤卽今北泊。信都卽今冀州。冀州在鉅鹿北。正承洺水下流。則是河過洺水。反在大陸之下。於經文爲倒置。師古之說非也。蔡傳於洺水亦云。今信都縣枯洺渠也。於大陸則云。信洺之北。四無山阜。曠然平地。是矣。然謂隋改昭慶爲大陸縣。唐割鹿城置陸渾縣。以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。不知昭慶卽今鹿城東。雖與鉅鹿分隸三州。而

實同臨廣阿一澤。故地理今釋云：廣阿澤，跨今直隸保定府東鹿縣、順德府鉅鹿縣、正定府隆平縣、寧晉縣。二縣今並隸趙州深州兩司。則是其地仍卽孫炎所指，未嘗在信澤北。蔡氏之說亦非也。蓋其誤在洚水，河之所受數十百川，然所紀者獨洛與洚而濟、沁、淇、漳、滹沱、桑乾不與焉。則洚必非小水明矣。今西山洛、滏、沙、洩諸水，皆入于泊。漳之故道亦穿泊行，自泊以外更無餘水可指以爲洚者。由此言之，則洚水非枯洚，乃泊水也。孟子曰：洚水者洪水也。洚之得名，蓋取茫無津涯之義。今泊水浩渺環數百里，正與洚之名義相符。而高平曰陸，亦未聞有以之名澤者。由此言之，則泊水乃洚水，非大陸也。洚水旣在泊，則大陸必在泊北，以其相近也。故後人因以其名名之，猶今人之呼爲寧晉泊，非謂泊之遂爲寧晉也。蓋河自大伾而北，距西山僅百里，漸北漸斜而東，距山漸遠而又有南北二泊直其地，皆不可謂之大陸。過泊而北，然後平原迤邐亘數百里，然則大陸當在二泊以北，兩淀以南，以其西山東河、南泊北淀，而中地廣且平，故云大陸，不得如顏蔡之說也。錢氏名字未審云：班固以滹沱爲徒駭，蓋禹時黃河北流，西山諸水皆東注入河，滹沱其一也。九河卽恆山以東諸水，逆河卽易水，與河合流而東。故曰同爲逆河。余按：章首旣云導河，則至也者，河至之也。過也者，河過之也。爲也者，亦河爲之也。播也者，布也。布也者，分之義也。由合而分，則曰播爲九河。由分而合，則曰同爲逆河。若別有九河逆河，則當曰過九河，過逆河不當曰播爲九河。同爲逆河矣。漳、汾、渭、洛諸水，皆入于河，亦可曰河播爲漳、汾、渭、洛。同爲漳、汾、渭、洛乎？逆河云者，蓋因海

潮西來。河水東去。兩水相迎而名。故漢志謂之迎河。今天津三岔口以下水正如是。不得以易水當之也。至於漢志以漳沱爲徒駭。言之不詳。然竊揆其意。似以漳沱所流。卽徒駭之故道。非以徒駭漳沱爲一水也。蓋九河。徒駭最北。而漳沱在河西。必由徒駭入河明甚。其後九河上游雖沙。而漳沱之流不能改。必仍由徒駭入河以達海。故謂漢之漳沱卽古徒駭之故道耳。猶曹操遏淇水以入白溝。而水經云。淇水東過內黃縣南。爲白溝。非謂內黃以上之淇。皆古之白溝也。遂以漳沱爲古徒駭。誤矣。況并其南之入河而悉以爲西山之水乎。且西山諸水皆不出冀州境。禹何得反記之於兗州邪。此說至爲可笑。然學問之士亦有信之者。故略摘其謬如右云。

禹下

嶧冢導漾。東流爲漢。又東爲滄浪之水。過三澨。至于大別。南入于江。東匯澤爲彭蠡。東爲北江。入于海。嶧山導江。東別爲沱。又東至于澧。過九江。至于東陵。東迤北會于滙。東爲中江。入于海。書禹

〔存參〕彭澤縣禹貢彭蠡澤在西。漢書地理志

此文彭蠡說者以爲鄱陽。朱子謂番陽在江南。非漢水所匯。文與藝傳略同。故不備載。乃從鄭氏漁仲之說。以東匯澤爲彭蠡。東爲北江。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。後又以衍文爲未安。遂斷以爲禹貢之誤。蔡氏作傳復申其說。略云。番陽在江之南。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。所蓄之水則合饒。信。徽。撫等州。今江西諸府及江南之數州府。之流。非自漢入而爲滙者。又其入江之處。石山峙立。水道狹甚。不應漢水入江。

之後七百餘里。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。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。且既在大江南。於經宜曰南。不應曰東。滙宜曰南。會于滙。不應曰北。會于滙。宜曰北。爲北江。不應曰東。爲北江。以今地望參校。絕爲反戾。意當時龍門九江等處。禹親歷而身督之。若江淮則地偏水急。不待疏鑿固已通行。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。況洞庭彭蠡之間。乃三苗所居。彼方負其險阻。頑不卽工。官屬之往者。亦未必遽敢深入。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。而不知其非漢水所滙也。以此致誤。謂之爲滙。謂之北江。無足怪者。余按番陽非漢所滙。明甚。前人委曲遷就。殊無別白。朱子乃親察山川之形勢。以證其誤。而蔡氏之辨復指畫詳明。如是可謂精核也已。顧吾獨異朱子與蔡氏。既知其誤。乃不疑以番陽爲彭蠡者之誤。而反以經爲誤。爲大不可解也。導漢文云。東滙澤爲彭蠡。故導江承之曰北。會于滙。若無東滙之文。則所謂北會于滙者何滙也。導漢文云。東爲北江。故導江承之曰東。爲中江。若無北江之文。則謂之中江者何因也。漢江濟淮皆入于海。故文次于導河。渭洛皆入于河。故又次于濟淮。若導漢之文至入江而止。則當次于渭洛之後。不當反在導江之前也。且文之衍必與上下之文乖刺。而此十三言者。承上開下文相屬。意相貫。烏得謂之衍乎。禹貢所記治河爲多。其次卽莫若江漢。而淮濟皆略焉。於梁言岷嶓之藝。於荆言江漢之朝宗。於揚言彭蠡之滌。三江之入詳矣。卽沱潛雲夢亦江漢之水耳。三州之文言江漢者大半焉。則禹之致力於江漢者不少矣。烏得謂之不待疏鑿固已通行乎。孟子曰禹八年於外。三過其門而不入。禹之治水勞且久如是。必無

以江漢大川而不親往。但遣官屬之理。若禹八年之胼手胝足止爲一河。而餘皆不暇往。亦淺之乎視禹矣。禹治水時。三苗竄已久矣。頑弗卽工者未革其舊俗耳。非負固不服也。禹無征苗之事。說見唐虞治定中。果負固不服。舜安能分北之。竄之則從。分之則從。獨治水之天使不敢一涉其境。豈理也哉。且以禹之聖。所辟官屬必賢。果未親歷其地。必不強不知以爲知。度禹亦必不至受人之欺。而妄載之策也。由是言之。經固非衍而亦不容有誤。其所以不合者。乃以番陽爲彭蠡者誤也。蓋漢之滙而爲彭蠡。猶濟之溢而爲滎也。春秋傳云。潘黨逐魏錡。及滎澤。見六麋射一麋。以顧獻。鄭氏云。滎今塞爲平地。其民猶以滎澤呼之。是滎在春秋時已通車馬。至兩漢時遂爲田疇矣。蓋此二地本卑。又適近漢濟入江河之處。是以瀦此二澤。日久沙高。遂成平陸。彭蠡與滎一耳。何獨異焉。梁山泊在宋時。廻環號八百里。今僅數百年。已坦然平地。況數千年以前之藪澤乎。由是言之。經之彭蠡自別一地。自在江北。爲漢水之所滙。而今亡耳。非番陽也。惟其在江北也。故導漢曰東滙。不曰南滙。導江曰北會于滙。不曰南會于滙。惟其在江北也。故不待橫截而南而已滙爲彭蠡。不待橫截而北而已流爲北江。禹貢所云。無一語之不符。無一字之可疑矣。豈惟禹貢爲然。漢書地理志豫章郡西。卽今江彭澤縣下注云。禹貢彭蠡澤在西。番陽在彭澤南。而云在西。則彭蠡自別一地。非番陽明矣。又云。水入湖漢者八。入大江者一。不以彭蠡稱番陽而稱爲湖漢。則番陽自名湖漢。非卽彭蠡又明矣。且不云有彭蠡澤而云彭蠡澤在西。似彭蠡原不在縣境中者。不直云彭蠡澤在

西而云禹貢彭蠡澤在西。又似彭蠡已塞。但其地尙約略可指。如人之呼榮澤者然。蓋江雖東流。然常斜迤而北。故江南亦稱江東。江北亦稱江西。彭澤臨江而縣。則視上游江之北岸爲西。故以爲在西耳。然則班氏但因縣之得名。由於彭蠡。故注其地所在。非謂彭蠡必在彭澤境也。因彭澤之無彭蠡。遂南移之番陽。失之遠矣。朱子乃云。漢志不知湖漢之卽爲彭蠡而兩言之。豈知彭蠡自在江北。湖漢原非彭蠡。不但禹貢不誤。卽漢志亦不誤。乃後人以爲番陽者誤耳。又按春秋傳云。楚師還自徐。吳人敗諸豫章。吳伐楚。舍舟于淮。汭。自豫章與楚夾漢。徐。淮皆在郢之東北。而漢之豫章。乃在郢東南千數百里。去漢水遠甚。故杜氏註云。此豫章皆當在江北淮水南。蓋後徙在江南豫章。然則不但彭蠡在江北。卽豫章亦本江北地名也。晉之渡江也。於淮漢之南。僑置雍。豫。徐。兖諸州以處其民。豫章。彭澤之在江南。蓋亦類此。如傳所稱遷郢於郢然者。不得以彭澤縣在江南。遂謂彭蠡亦當在江南也。以數千年之後地。名水道改易之餘。沿訛踵謬而據之以斷古書之是非。誠未可輕言也。此與三江之說。皆無關於大義。然據註駁經。其端不可不杜。故備論之如此。說並見唐虞體國經野篇揚州條下。

導沅水。東流爲濟。入于河。溢爲榮。東出于陶邱北。又東至于荷。又東北會于汶。又北東入于海。導淮自桐柏。東會于泗沂。東入于海。禹貢

導渭自鳥鼠同穴。東會于澧。又東會于涇。又東過漆沮。入于河。導洛自熊耳。東北會于澗。又東會于伊。

又東北入于河。同上

導水凡九章。其次第有五。弱水、黑水在九州之上游。故先之。中原之水患。河爲大。故次河。自河以南。水莫大於江、漢。故次江、漢。河以南。江、漢以北。惟濟、淮皆獨入于海。故次濟、淮。雍水多歸于渭。豫水半歸于洛。然皆附河以入于海。故以渭、洛終之。先漢於江。先濟於淮。先弱水於黑水。先北而後南也。先渭于洛。先上而後下也。

〔附論〕孟子曰。禹之治水。水之道也。○孟子曰。禹之行水也。行其所無事也。並孟子

按。孟子以行所無事稱禹。後世論治水者。往往以爲當任水所自趨。非也。水之決。情形各不同。或疏或塞。當審其全局之高下而權衡之。不得以一時一地之決爲斷也。若但任其決而不治。在決之地。或可無事。在下流之受害者。事乃不可勝言矣。所謂行其所無事者。正以能審地勢高下之宜。當任則任。當改則改。當疏則疏。當塞則塞。順其自然而已。無所與焉。是之謂行所無事耳。非任水之所自趨也。果任水所自趨。何賴有禹。孟子何以有疏、淪、決、排之文乎。世於此多未及。故附論之。○此以上并記禹導水之事。

禹曰。洪水滔天。浩浩懷山襄陵。下民昏墊。予乘四載。隨山刊木。暨益奏庶艱食。鮮食。予決九川。距四海。濬畎澹距川。暨稷播奏庶艱食。鮮食。懋邊有無化居。烝民乃粒。萬邦作乂。書益稷

按。隨山刊木。卽禹貢之導山事也。決川距海。卽禹貢之導水事也。而隨山暨益同功。決川暨稷同

功則是導山既畢，然後導水，顯然兩事無疑也。蓋洪水之患，山居者多，故先隨山而導之，使高田之害先除，然後循水而導之，使平田之害盡去，而不先導山，亦無以察地勢之高卑而蓄洩之，潛心玩之，猶可見禹致功之次第云。

〔備覽〕陸行乘車，水行乘船，泥行乘橇，山行乘櫟。史記夏本紀

〔附論〕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；稷思天下有飢者，由己飢之也，是以如是其急也。孟子

娶于塗山，辛壬癸甲，啓呱呱而泣，予弗子，惟荒度土功，弼成五服，至于五千，州十有二師，外薄四海，咸建

五長，各迪有功。書益稷

禹八年於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。孟子

〔附論〕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，館於雒汭，劉子曰：美哉禹功，明德遠矣。微禹，吾其魚乎？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，禹之力也。左傳昭公元年

禹治水事，世人多不詳考，因見堯有九年之水之語，遂謂堯時偶然有水而禹治之，非也。上古之時，本無水道，此乃開闢以來，積漸之水，日積日多，遂至懷山而襄陵耳。至禹，然後相視地形高卑，疏爲水道，使皆流入于海，由是地皆涸出，人有寧居。孟子嘗言之矣，曰：當堯之時，天下猶未平，洪水橫流，汜濫於天下，曰：禹掘地而注諸海，然則今之水道，皆自禹始有之。禹以前固無所謂水道也。故定公曰：微禹，吾其魚乎？春秋之時，去古未遠，故當時人人皆知之，今則知之者鮮矣。學者詳

加考核。庶知禹之爲功大也。

〔補〕舜薦禹於天。十有七年。舜崩。三年之喪畢。禹避舜之子於陽城。天下之民從之。若堯崩之後。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。孟子

〔備覽〕禹立而舉皋陶薦之。且授政焉。而皋陶卒。封皋陶之後於英六。或在許。而後舉益。任之政。史記夏本紀

呂覽云。堯治天下。伯成子高立爲諸侯。堯授舜。舜授禹。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。禹往見之。問曰。何也。伯成子高曰。當堯之時。未賞而民勸。未罰而民畏。今賞罰甚數。而民爭利。德自此衰。利自此作。後世之亂。自此始。余按。禹之德。或尙遜於堯舜。若其道。則未有異也。禹所行者。卽堯舜之政。初未嘗有所變革。而何爲遂至於生亂乎。洪水之災。非禹莫能治之。禹之功大矣。而反謂禹始亂。豈不謬哉。蓋楊氏之徒。爲黃老之說者。皆好援古而非今。故造爲此言。借唐虞以毀三代。呂氏之客。無知而妄探之耳。此事雖至無理。然亦有信之者。故不可以不辨。說苑云。禹出見罪人。下車泣而問之。左右曰。君王何爲痛之。至於此也。禹曰。堯舜之人。皆以堯舜之心爲心。今寡人爲君。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。是以痛之也。余按。此亦後人推度聖人愛民之心。以爲言者。其意則善。而不必實有是事也。至禹自謂不如堯舜。禹之存心。固應如是。若論者遂以是爲優劣。則固矣。且其言亦淺俗。故今不錄。